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七

餘姚黃宗義編

傳三十一

方技

吳偉

李滌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繪畫之技不師而能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慙直有氣岸與俗寡諧求者非其人不應雖素與之昵好一言弗合輒投硯而去成化間成

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僊呼之因以為號平江伯
某禮聘渡江聞譽日起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
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
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
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動色上嘆曰
真僊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權貴人求畫又
多不與于是權貴人怒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
劇飲或經旬不飯其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

好妓飲而諸豪客競集妓餌之孝宗召見便殿命畫稱旨
授錦衣百戶賜畫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還楚武昌數
月還次采石有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三年偉稱疾得
歸居秦淮之東涯正德初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
酒死時年五十子山從遺命葬于金陵野史氏曰竒哉偉
國朝畫者之冠也往余客武昌詢偉之里居諸父老或稱偉
有異質繪事蓋其生知云乃余登黃鶴樓則見江漢湯湯合
流而鳴黃鶴大別諸名山蜿蜒委蛇色蒼蒼抱城郭變態弗

可勝也靈淑鍾會宜有偉之奇京師語曰千金一圖江夏吳
嗟乎偉今亡矣一圖雖千金也

雲嶠翁

李滌

雲嶠翁者夷門之遁士也姓鄭氏名鎰字尚直篤嗜書冊緣
蚤攻醫術而所蓄方伎之書尤多乃鈎玄闡微多所自得以
之治病達達奇効有一宗室偶患口眼喎斜翁診之曰左關
脉緩而滑兩尺緩大而虛是得之醉飽乘涼守真所謂將理
失宜者也蓋陽明之脉起鼻交額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

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
上耳前背胃脈經行之地胃中火盛頰顙綳急則口眼
為之喎斜故丹溪謂之胃風乃先用清胃行氣之劑續
用東垣清陽湯數貼而愈又一宗室年三十歲因勞役
嗔怒痰嗽出血頃之盈盃脈雙弦而緊左甚于右翁曰
經不云乎上者下之乃用補心湯減乾葛人參桔梗加
童便香附黃連梔子黃芩二貼而愈一少年婦人偶大
崩須臾升許翁曰經不云乎下者上之乃用涼血地黃

湯加荊芥葛根生地黃四貼而愈喬儀賓年三十歲患
腹脹陰囊暨雙足俱腫右為甚脈沉遲它醫莫能療翁
用木香白朮散腫脹漸消後二日嗽痰中帶血翁仍用
本方減木香官桂加黃芩桑白皮痰少血止腹覺微痛
前方內復減滑石脈體漸大翁笑曰瘰矣脈訣所謂腹
脹浮大是出厄也果瘰姚學職允夫每大便輒出蟲三
四枚如葦蔴仁狀脈細小而遲目睛藍闇精神困憊翁
用平胃散加苦楝根黃連檳榔烏梅令五更初服之質

明下蟲長七八尺許首大如黑豆尾細如線節節相銜如蛇皮然蓋醫方所未載者蟲出而安它若是者甚多弗能悉述也余與翁交四十年稔知其為人質直坦易平生無它好而獨好書老而靡倦著書凡數十種悉可傳嘗自言曰某少而孤貧性嗜方技之書苦無力致之每向人屈意求假隨讀隨抄殆忘寢食故所儲書頗足覽間摘出單本者百種惜古無摹板皆世人所未見者命之曰醫書百朋每一展閱如張樂于洞庭之野洋洋

乎美哉弗知衰老之我迫也又嘗曰忽吉甫之金蘭循
經滑伯仁之經絡發揮皆經脈流注孔穴高下外景也
華元化內照圖言臟腑形象氣血多寡內景也各得其
一而朱奉議二景圖雖兼二家之說又畧而弗詳某以
馬宗素通明形氣圖補外景王好古臟腑用藥圖補內
景庶為全書爾于是著內外二景圖補若干卷又嘗曰
本草備載藥性修于有宋政和間自隋唐以來明察藥
性者東垣一人而已抑能用東垣之氣味而上兼仲景

之方法丹溪其庶幾乎然二子元人也生于政和修書
之後高見絕識本草中寔未之載某備錄二子之言間
出已見以補本草之闕于是著本草補遺若干卷翁因
宋人張杲李明博採經書子史中有關於醫術者千事
裒輯成編名之曰醫說顧所載有未盡者乃用其所立
門類亦採傳註中醫類方劑總千餘條釐為十卷名之
曰續醫說皆李明之所未及者既成編屬余序之較諸
李明所輯尤為博洽云翁平生著述甚富多未脫藁茲

弗殫述翁之術盛行于梁宋間梁宋人稱醫中讀書多
燭理明者必曰雲嶠翁雲嶠翁汴中故多醫翁之前有
周溥文淵者亦以善醫鳴所著有方法攷源藏于家
嵩渚子曰余所讀司馬遷史記竊見其為太倉公作傳
博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
有三人攻療之驗甚具何其與它傳之體不同也蓋醫
寄死生厥係至重故變例以紀事慎之也嗣觀國初諸
大老文集如宋潛溪戴九靈朱天台為丹溪滄洲抱一

櫻寧作傳復備列其著述之旨是又一變例也余為雲
嶠翁作傳兼用二體以成之第愧文思彫落筆力萎弱
弗足以傳遠爾草創既成付其家俾其子孫寶藏之以
詔來裔

王叔和

李濂

王叔和高平人也仕西晉為太醫令性度沈靖潛心方
脈精意診切洞識攝養之道平生雅好著述乃本黃帝
素問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暨張仲景華元化之書撰脈

經十卷凡九十七篇叙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
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脈五臟六腑三
焦四時之病聚如指掌其文約其旨遠其理奧使人占
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按其法而用之厥驗如神毫髮
不爽自難經之後闡明脈旨殆無餘蘊觀其自叙有曰
脈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展轉相類在心易了入
指難明謂沉為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為遲則危殆立至
况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脈者乎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繫

和鵲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
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問而
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祕述奧而不售遂令末學昧
于源本互滋偏見各逞己能致微痾成膏肓之變滯痼
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陀經
論要訣合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
靡不該備誠能篤志研窮究其微蹟則可以比蹤古賢
代無天橫矣夫自王氏脈經出而海內學醫之士咸知

所宗論者以為經論之龜鏡攻療之梯航廣仁術而利天下厥功甚溥叔和又有脈訣四卷脈賦一卷纂次張仲景傷寒論為三十六卷行于世云

嵩渚子曰宋熙寧初光祿卿直祕閣林憶校諸醫經方書而王氏脈經始鏤板于廣西漕司序之者長樂陳孔碩也元泰定間醫學教授謝縉翁又刊于龍興儒學而東陽柳道傳寔序之其曰脈訣出而脈經隱正如俗儒知誦時文而不知誦經史切中後世徇末忘本之弊然

晦庵朱子則謂脈訣辭雖鄙淺而直指高骨為關之說合于難經本旨蓋亦取之抑脈訣雖非叔和書其亦嘗讀脈經而有得者邪但其自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與脈經所載二十四種之名義弗合是故世之國手遂以為贗書而輕之恐亦終不可廢也知醫君子其尚審察之哉

啟玄子

李源

王冰

一作冰

自號啟玄子唐寶應中為太僕令篤好醫術

得黃帝內經素問靈樞暨隋人全元起訓解乃大為次
註且自為之序曰夫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
壽濟羸弱以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安國
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班
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
卷也兼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雖復年移代革而授學猶
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
奉行惟八卷爾然而其文簡其意博其理奧其趣深天

地之象分陰陽之候列變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幽明斯契稽之言有徵驗之事不忒誠可謂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假若天機迅發妙識玄通藏謀雖屬乎生知標格亦資于詁訓未嘗有行不由徑出不由戶者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隱或識契真要則目牛無全故動則有成猶鬼神幽贊而命世奇傑時時間出焉則周有和緩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濟蒸人華葉遞榮聲

實相副蓋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冰弱齡慕道夙好養生幸遇真經式為龜鏡而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文義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襲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吞而都為一目或問答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缺重合經而冠鍼服併方宜而為劾篇隔虛實而為逆從合經絡而為論要節皮部為經絡退至道以先鍼諸如此流不可勝數且將升岱岳非逕奚為欲詣扶桑無舟莫適乃精

勤博訪而并有其人歷十二年方臻理要詢謀得失深
遂夙心時于先生郭子齋堂受得先師張公祕本文字
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羣疑冰釋恐散于末學絕彼
師資因而撰註用傳不朽兼舊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
十四卷勒成一部冀乎究尾明首尋註會經開發童蒙
宣揚至理而已其中簡脫文斷義不相接者搜求經論
所有遷移以補其處篇目墜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
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吞併義不相涉闕漏明目者區分

事類別目以冠首篇君臣請問禮儀乖失者考校尊卑
增益以光其意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旨趣削去
繁雜以存其要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
其道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庶
厥昭彰妙旨敷暢玄言有如列宿高懸奎張不亂深泉
淨瑩鱗介咸分羣生無天枉之期舉世有延齡之望俾
工徒勿誤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屬千載之後方
知大聖之慈惠無窮冰年八十餘以壽終

嵩渚子曰啟玄子所撰玄珠世無傳者今有玄珠十卷
昭明隱旨三卷皆後人依託為之雖非啟玄子真書然
于素問間輿頗有發明其隱旨三卷實與世所傳天元
玉冊相表裏蓋亦不可廢云抑又聞啟玄子註素問二
十四卷書成獻之唐令列之醫學遂使上古聖人精微
幽眇之書顧付之方技之流于是縉紳先生咸罕言之
而是道益衰矣嗚呼惜哉

葛應雷

子乾孫 李源

葛應雷字震父姑蘇人也攻于醫嘗著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處方制劑砭砭率與它醫異時按察判官李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復咨于應雷聞其答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耶乃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于江南寔自是始應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浙江醫學提舉子乾孫字

可久生有奇氣體貌碩偉膂力絕人好擊刺戰陳之法
以至陰陽律歷星數靡不精究長乃折節治經屢試不
第遂棄去肆力古學為文章有盛名于時父應雷取醫
書授之乾孫稍治輒精而不屑施行或施之輒取異効
其名與丹溪朱彥修並稱云一日嘗炒大黃過焦悉棄
之不用其慎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
鏹來買藥準病輕重乾孫貯善藥緘以與之仍歸其直
或楮鏹有不佳者顧為之易佳者以還使供饘粥人皆

稱其仁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就捽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繭乃汗而解同郡富家女年可十七八病四肢痿痺目瞪不能食衆醫莫能治迎乾孫乾孫視之笑曰此不難治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藉地板掘土為坎舁女寘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伺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香氣所蝕故也壬辰徽寇轉掠蘇人震恐廉訪僉事李仲善請

乾孫圖之乾孫勸城之以守然後請自往討賊仲善從之卒城之而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嘗語光祿徐顯曰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得與命也今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一日見武士開弓取挽之而穀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子惡其多密減其半飲之不下問其故子以實對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嵩渚子曰吳門故多醫最知名者曰葛可久其後乃有

劉觀士賓盛寅啟東沈玄以潛王敏時勉皆有時名而以顛頤著者又有錢瑛良玉云聞唐開元中有周廣者亦吳人每觀人顏色即知抱疾深淺言之神驗無事診候也流風相承議論指授是故吳中多善醫迄今猶然故傳可久父子行事併著之

戴原禮

李漁

戴思忠字原禮以字行婺州浦江人也家世儒業究心醫術而志在澤物少隨父老徒步至烏傷從朱丹溪先

生游先生見其穎悟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之治療諸病達達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膚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亟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脈皆浮虛而無力非真熱也張志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姜人參白朮為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自是聞人足音及雞犬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脈虛甚

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乃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
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冷身常御重纊
食飲必令極熱始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
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愈亟原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
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
痰祇益其病耳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
頓減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
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

憑莫能瘳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長
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
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
驚身翩翩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
它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脈芤且澁神色
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
漆者一斗即愈劉守衛吏陸仲容之婦病熱時見神鬼
手足睵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

而色不澤乃虛熱爾法當用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為
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也服人參黃芪而安它若此者
甚眾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弟子頗多惟原禮父子最得
其傳父蚤卒原禮盛行于浙之東西晚年遭際聖明以
名醫被徵為御醫積官至太醫院使宋學士景濂有文
贈之亟稱其醫術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平生著述不
多見僅有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鈎玄三卷間以己意附
著其後又有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藥摠若干卷

皆隳括丹溪之書而為之君子以為無愧師門云

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是者術必
疎宗非其人者業斯謬矧醫之為道也以人命死生為
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為哉原禮之學得諸朱震亨彥修
而彥修之學得諸武林羅大無羅大無得諸荆山浮屠
氏而浮屠氏則劉河間守真之門人也守真之學寔得
之于內經寥寥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發其秘金元之
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江之南又統會而

斟酌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也篤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四馳大顯其術于本朝裒然為名醫稱首余竊惜其著述鮮少恐無聞于後世輒採摭遺事以為傳俾方來有攷焉

拙修

黃鞏

拙修蘇生名潛龍字在淵莆望江人宋徽猷待制煜公之十四世孫也幼孤母抱適涵江林氏林家故貧鬻書自給生既稍有知志圖徙業既而見宗家東坡公之言

曰悅于人之耳目而不弊取而不竭隨其才分而求無不獲者其書乎乃嘆曰吾既不能讀書鬻書猶不能離書也其真吾業矣業遂仍林舊未幾林復亡家益貧書以不售又嘆曰售不售命也吾業莫易此矣乃益旁購諸經史古文以充其肆時他肆率鬻時文活套之類規近利無異書惟生肆特有之故凡求異書者弗之他肆而惟生是趨書大售利顧出他肆上以日之入事其母育其弟若妹有贏餘終日坐肆中且鬻且讀覺稍稍

有得又舉東坡公和陶之詩曰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
修斯言殆為吾設也遂號為拙修子由是凡為士大夫
業儒學者生皆得以書故見焉嘗謂人曰吾於鬻書識
人多矣其購求經義程文者科舉之士也其購求先秦
兩漢以前文字者好古之士也其購求濂洛關閩諸書
者學道之士也其以家貧無書常游吾肆求閱者篤志
之士也其尋訪先世遺文故集者孝敬之士也其以家
之藏書來鬻者則世之不肖子也一日有羣士過門見

生執書讀笑曰茲書肆也而讀書耶生輒怒曰子以我為書肆乎吾早不幸孤貧不克讀書而托鬻書以讀世固不有藏而不能讀讀而不能用者乎是亦一書肆也吾書肆而讀書人讀書而書肆子不笑彼而我笑耶羣士羞縮噤不能出一語以去子聞之重愧且懼因為之傳以傳且以自警焉

野史氏曰昔宋穆叅軍伯長嘗以韓柳集鏤版鬻于京師有儒生數輩取閱輒謂之曰能讀一篇當以一帙為

贈自是經年無售者又有陳道人起鬻書睦親坊以賦
春風楊柳相公橋之詩忤史相得奇禍後村臞軒諸老
亟稱之古書肆中未嘗無人也蘇生隱鬻書而志尚不
凡言論激發有足取者無乃伯長陳起之流亞與然猶
號拙修而退托于下士之列者何也

韓襄

祝允明

韓公名襄字克贊長洲人也韓自武王庶子昉封及王
室東遷失國而子孫遂氏之後更受采地于晉至景侯

虔復受天王命列為諸侯迨秦而滅漢興王信復封傳
四世國絕孽孫說以功封龍雒侯子增嗣增子寶無子
國除寶弟騫遷南陽自騫十世為河東太守純其七世
孫播徙昌黎乃祖純而為昌黎之族播生後魏揚州別
駕紹紹生北齊膠州刺史胄胄生後周商州刺史護護
生隋邠州刺史賢賢生唐巫州刺史符符三子仲大智
生休相玄宗休生滉相德宗當安史之亂迺自鹽山徙
博野唐末徙贊皇五季徙安陽入宋惟潁州安陽二族

為大安陽再世為魏忠獻王琦當時稱為相韓以別潁
川族琦生駙馬都尉太師秦端節公嘉彥嘉彥生紹慶
路節度使諮諮生保信軍節度使仰胄仰胄生浙西路
兵馬都監廖始居平江廖生浙西路兵馬步軍副總管
性卿性卿生龍龍生榮甫始業醫榮甫生信仲信仲生
斗一斗一生凝凝生奕夷當皇明永樂中夷與從兄夷
並事太祖皇帝以醫太宗皇帝官奕為太醫院使夷為
院判寵賚優渥多越常典而奕尤以儒行表于山林間

當時視其族如宋世之視朱張顧陸矣公為院判長孫
蓋仲子布出也幼而孤後仲之兄存其行首諸房孱苦
成立獨精先業明允確廉不隨不同侃侃如也介介如
也老益恬淡無干于時而平生以其術澤人者則弗勝
紀王氏婦體碩年老升樓蹶而仆諸醫都不終脈搖首
言中風立死耳後至公公曰病是跌撲家授藥融導氣
血氣血平當瘡已而果然從兄之子之夫嚴恒病胸膈
關滯溺赤精滑作寒熱呂骨族間成核如胡桃比一枚

特熱而痛不能言發在間日既三年公視之曰病自虛
火之動為滋陰降火藥丸引以龍腦服一月熱止更為
參耆補兩月病已病得之心切于生財而不足也所以
知者診其脈六部虛大時數數然也將歸姪女止之公
言留無為特留一冬藥耳明年春應來蘇吾遠迎矣卒
如之相城沈大隱君貞歲八十公去賀壽賀頃倏忽不
寧便沈劇公脈之報無害飲以湯劑訖君就枕席公與
客宿隱君猶子今隱君周舍丁夜聞內大哭聲客李者

嗤先生誤耶公言事有非理所必吾終不見其死耳黎
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脈惟虛無他八十之人
應然也今隱君室陳碩人病咽喉結丸小腫不痛不癢
衆醫並以為痰癥也公謂隱君非痰癥一潰應死隱君
戚其言姑從衆謀攻痰無幾丸決破閱日便逝所以知
者其脈弱其形衰年及耆而不復榮滋部分在開閤也
宋德妻病其友深夜叩公門請決治公往從惟前秉燭
望見之即回步不施藥強之診脈亦竟許以死明日更

醫無言同者三日以死問之公云白如枯骨死也金陵
軍人妻獨居暴怒口鼻頓出血五六升公視面壁臥不
能吐一語氣欲屬不屬奄奄然診之六脈盡脫取參膏
加地黃生犀飲之三日夜止龍塘橋陳家娣姪有言齊
成疾居一年姪死娣甚恐力求醫連易數子弗瘳皆委
去公治之刻以兩月可已從之良已公曰形不衰脈有
根蒂而已周生內年二十八中風不語諸治者束臂矣
公藥之任以亡慮既而然所以然者外無六經之形證

脈虛遲本情爾也上元人潘病瘵死未死無或以死告告死獨公公後告人大骨枯大肉脫是為形脈俱壞羅僉事中风公診之其脈如弓弦曰入鬼錄遲三日程耶三日遂亡成化元年公省婦翁張御醫豫于京師閣老南陽公延張治塾賓南海貢士梁倣一晨間張入直李以請公公告李梁病犯厥陰六脈絕不可為已言訖趨而出李與數達官共訝之復迸命三五醫雷然荐湯液暮而死矣周善婦病于娠公斷尺脈不固胎雖成其下

也母命其偕乎莫不諗笑不三辰如言焉相城僧病腫
脹喘逆旦夜反覆不能寢一息公為沈公邀視視既語
云急矣病得之酒遽投辛熱味而救俄而甦咸以為慶
公曰胡慶為病本猶未斷慶在他日耳果三年二發甫
除乃以好酒不能禁好厚味不能禁故所以知更發者
診其脈伏逆不應也又姻家趙郎年未壯好酒甚酒不
離朝夕以酒廢食忽病肌腫浮漫腹彭彭而鼓滿時狂
憤可愕家人謂之妖禦以祝由病益劇公觀之趙神方

清言無變易也須臾病乃發公曰病得之酒酒以亂神
祝由何關焉嘆之水麾之劍符祝嘈雜重實其實虛其
虛也令悉屏去留身對病者徐徐譬解之陳以正說戒
之絕飲重命之要間以湯飲遂安所以知其非狂邪脈
無怪無絕色無惡也戚女倪氏室而抱病公曰疾無傷
祇憂天乎衆驚問故公曰質微脈細小是謂形脈不應
尋而病果已已無何嫁張生嫁無何得娠產亡焉太伯
鄒節婦八十傷寒不終朝便委頓欲絕公診之語其孫

炯脈洪而無根然年高氣弱將無虞炯謂市醫探利恒
態獻白金如干挺公却去與之匕劑越日遂瘥王侍郎
仲兒四十患痰喘晝夜不得休伯氏評事請公與盛用
美氏議治許酬銀于二公公曰藥當出盛君療而酬亦
當盛君僕則不能評事問所以然曰脈往來啄焉漏焉
候厥逆也評事心竊惡之已乃符其說王家遂謂公口
不利絕不復乞醫矣公之不震富貴又然也弘治己酉
允明秋試南都館舅氏符臺李公貞伯齋宇曉起繙閱

縹帙入夜飲酒數卮就寢自謂和神也積濕熱浹旬漸
潰潰不舒八月三日肌大燔灼徹曙自謂困伏故出遨
遊數里愈不舒亟返歸中路遇旋風吃吃忍之還齋不
及解衣俯几一大嘔即伏枕頭岑岑如擊碎夜誤飲表
劑汗出溙不解明日添重易以痰劑亦不解又明日成
痰又易醫易痰劑乃稍定扶歸蘇痰尚未已乞救于公
延久憊甚公變換救之歷五十日迄痊云允明生晚居
姻家幼行欽感既久因從叩得治狀一二筆述如右所

覲傳之為報而猶惜不能以盡公

贊曰公之善也夫心行淑焉道業良焉肩胛華焉公善
蓋三矣昔韓伯休假于賣藥以存其隱操公既先伯休
行業又然蓋三善兼肖之矣斤斤然君子哉



明文海卷四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十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舉人臣汪元亮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八

餘姚黃宗義編

傳三十二

方技

漢章凌先生

慎蒙

先生姓凌諱雲字漢章別號臥岩湖之歸安人也世居歸安雙林村因號雙林凌氏云先生自幼善屬文補弟子員屢試連不得志于有司乃喟然嘆曰丈夫志在萬

里顧屑屑研析章句如置身矮屋不能擡頭是鴻鵠抑志于燕雀也乃屏舊藝以游游至山東泰山山下見古廟前病人氣息垂絕嗟嘆者久之忽遇一道人在旁問先生曰汝欲生之乎先生曰固欲生之耳乃命公驗腿氣之冷熱先生曰氣尚蒸蒸然汗微出也乃針其左股遂蘇因語公曰此毒氣內蔽非死也毒散則生因與語本輸根結終始順逆之法自是引伸觸類妙悟神解有未之或知者姑即予所面受于先君與傳聞于父老者

言之信哉予先君南槐公病哮喘日夜吼不絕聲至不能就枕且絕粒者五日切脈者以為虛也法宜補藥投而病愈甚計無所出就先生而問焉曰如諸醫言是有餘而以不足治之非也此寒濕積也穴在頂針必暈而若死者半餉須假四人以分扯其髮使勿傾跌針入果昏眩踰時予祖母皆行哭先生乃言笑自若少頃氣漸舒復加補始出針針微染血因而嘔吐痰積將及一斗餘先生曰病根自此拔矣先生兄天章亦稱明醫有

男子病後舌吐狀如懸物天章語乃弟云此症乃病後
近女太早夫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陰
虛先生曰然其穴在左股太陽是謂以陽攻陰先生曰
然遂如其穴針之久之舌吐如故兄亦茫然自失以問
先生先生曰失在于知瀉而不知補先生就視之轉而
補者三其舌以漸而入遂不復懸河南淮陽王病風臥
病不起者三年矣請于朝數省名醫畢集針與藥交治
之不效先生至投之以針不三日而行動如奔真為起

廢臨行贈之詩云千般藥餌渾無効分寸針芒却有功
甚者感恩刻骨圖其形以祀之焉又金華有一富家婦
少寡淫火方熾遂致喪心始見屋柱緊抱之若有所契
久之雖見箒杖諸物即以兩手爬之甚至裸形野立亦
忘其為恥時先生年已七十令渠就針先生熟視之曰
是謂喪心乃先命二人紵其左右手并扼其二肩忽以
冷水噴面欲令渠忽然驚惕且云針後用帳以蔽之計
其心正而知恥也然後啓之乃以針入其心次名曰鳩

尾補泄法治不踰時婦人狂疾頓除復語其家人曰宜以好言慰解以泄其愧恥庶病不復發矣又先生某年日夜泊吳江有憲副陳冷菴子媳臨產胎不下者三日夜其心痛如割遂呼號遶地惟求以自盡至夜分燈火煌煌出以迎醫先生起而詢其所以然因語主人曰何必多醫假吾一針足矣衆目之為狂怪且曰姑試之以觀其效也先生即燈下以針刺其心穴針出孩亦應手而下如瓜脫于蒂然問何以故先生曰此謂抱心生也

針出則手舒手舒則胎下因即兒手掌驗之針眼甚明
衆醫皆搖手吐舌而去夫母之心與其子之手相為聯
屬母之命與其子之命相為存亡差之毫釐兩敗俱傷
無疑也非洞見臟腑意與神通者孰能與此以此名聞
當寧召試之太醫院乃出銅人以衣蔽其體命先生就
針針無虛穴則知先生之醫得心應手要非襲取所致
者且公性素豁達不事居積凡親戚之貧而苦于飢寒
者婚與喪不能舉者橋梁道路之修葺有求于先生者

先生曰吾貧不能為汝助但至某日吾設座施針即其所饋遺者計其數之所盈與之而止其輕財樂施有足述焉抑予又聞之先生少年與晟舍閔莊懿戴山王長史偶望日以行香畢步出東門有一相士前進而揖閔曰伏犀貫頂玉帶腰懸揖戴曰好一金肚皮但有科無甲揖先生曰既非科甲出身又不以異塗入仕惟有名高天下後閔官至尚書宮保戴以進階腰金先生大名垂之宇宙至今不朽然則先生之術殆天授非人力也

故傳以表其神異云論曰子讀史記謂扁鵲得長
桑君方書與異藥飲三十日見垣一方人以此視
病盡見五臟癥結以為作史者特神其說以誇示
天下後世未必其醫術之工至于如斯之神也及
觀吾漢章凌先生之醫也信哉夫湯液醴灑橋引吐
納均之所以治病養生至於濕熱壅腫手足痿痺甚
至毒氣內攻存亡係於呼吸有藥力導引之所不
及者非針砭以補泄之死可立待故曰取五脈者死

取三肱者恒奪陰者死奪陽者狂誠毫髮不可僭
差者是故唐之狄梁公去鼻贅而却絹千匹高誼
流芳梁之道人慧龍能開帝胄之雙瞽後世有述
今觀先王之五醫其起廢生死効信若風之吹雲
明乎若見蒼天與唐狄公梁之慧龍入於神聖者
一也即其胸次豁達不事居積乃知古之精於伎
術文章有以大過於人者不惟聰明得於天縱而
其心胸開拓抗立物表亦自與人殊云

張琴師 王寵

張琴師吾同閨人也楠其名大本其字大本無他
長獨于琴則專握門戶浙東西之操縵者咸奔走
之名琅玕聞江湖也然不事家人生產年五十
四以窮死悲夫大本嘗謂余言始習琴于陸墓張
氏吳之最名能琴者也大本羈貫而操張氏師年
已七十餘矣遽曰孺子繼我孺子繼我遂倒其譜
授之既乃涵精揉思窮幽析微宵吟晝揮手與心

維儼乎其若幾茫乎其若迷積之三十年而汪洋恣睢宵眇希夷濁清疾徐惟我之施鸞虬鏘鳴若或鼓之鬼神嘯啼不可端倪蓋于是而陸墓之傳益恢以竒也豈韓子所謂造其堂而躋其歲者耶嗚呼琴亦藝也古聖人兼焉今之君子日從事於古聖之糟粕而于揮絃神韻則不暇焉然其磨礱滄至有類夫學道者之為吾是以有感也而大本坎墮困躓纏其身者數十年而寂寂以死若造物者尤焉吾

是以重有感也。今天下名都沃區，自侯王貴人，以至素擁厚資之富人，游琴其門者如麻，出則陪輿入則交舄，突梯滑稽，軟媚脂韋，以私其金錢，以席其靈寵，而藝不必大本，若也聞其名，皆嗷嗷縮慙，即遇之羞不敢露手，乃大本則弛置自便，都不識覘伺人飲酒呼歌，揚揚如也。唯其中獨有所得于中，而于世之成敗利鈍置之若忘，故其窮而死也，則宜為之贊曰：雞鶩爭食，靈

鳥不顧有鬯其音爰合韶濩洩彼天和師曠往愬
洞庭斯張帝聿其怒于搏于鎩棲之故伍琅玕之
林崑崙之圃

庖人

汪道昆

庖人吳三五者婺浦陽人也以屠為事善治庖韓長公
為浦陽令喜賓客令置酒召三五為具數當令意三五
時時給事縣中令察三五馴謹不譙讓壬子冬十二月
三五從令上計至彭城黃河水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

亭長給令曰旦日第開冰渡令信之旦甚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冰合上流冰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皆號泣爭脫死令棄舟走冰上冰解令出沒水中者三令舍人韓祿下索令令執舍人手俱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令令呵止三五毋俱死三五又溺一丈夫臨泗上垂綆下三人引綆賴不沒舍人大呼曰我公貴人活我公者予百金于是船人崔桐刺船開冰來出三三三五謝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長者也

崔桐出令載樓船中次出舍人次出三五三五死矣無
何令活令仰天哭曰嗟乎三五從予千里游奈何以余
故殺三五哉乃傾囊中金治喪具葬三五彭城西云

汪子曰吳三五市井之鄙細人也方其鼓刀以屠錄錄
未有奇節及事令不見知一旦急令之危顧傾身為令
死雖烈丈夫何加焉余過浦陽其俗齷齪纖嗇少壯士
令獨能得死士則自令賢矣

查八十

汪道昆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述也查八十名鼎休寧北門人也字廷和鼎父珂母劉氏母夢靈龜入臥內遂有身既而生男會大父華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賈起家鼎從父已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嘗過毘陵倡家鼎為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侘鼎目攝之鼎怒祭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藥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明一時俠少若工師

即善彈盡出山下鼯奉千金為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
山法鼯臥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嘆
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為郎君師于是乃過故倡倡不
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以為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
仰視鼯愈益自負事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
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鞠金陵馬清善簫
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鼯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
曰夔猶不免于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鼯乃緩一切仍

專事琵琶既託賈而游所至人人親鼂之吳習祝希哲
楊用脩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為布衣交之大梁周
王使人召鼂鼂語使者王能容鼂鼂來不能鼂裹足逝
矣于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驩實得意以倡幸鄢陵王
且盡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既聞鼂名私事鼂
鼂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客資居七年事鼂唯謹得
意請得備箕帚妾幸託終身鼂謝曰鼂即窮身顧自有
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逆之靳鼂遂留靳辭

使者及愍王殺斬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從堯執贄請業鼐笑曰郎得富家翁為弟子鼐將鬻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伎鼐且老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為清彈諸美人無知者安氏媪年七十瞽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為者既而知其鼐也起為按節相視以為知音鼐還休寧未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為言鼐嘆曰天地樂我以能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遊延我以聲譽于我過矣安能復昌

阜我後邪日從諸少年游鬪黃雀樹花木鄉人王仲房
陳達甫亦時時過之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一部樂耳
鼐獨以此稱絕技其專壹之効與先民或以菱稗為美
博奕為賢有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視鼐誦故
倡何異焉彼以匹夫而距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
且羞為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鼐其人乎

樗仙

吳鼎

樗仙者東海散人也少負奇氣有囊括萬象流觀宇宙

之意嘗為學官弟子舉于有司弗成輒棄去曰是不足
學益浪跡五湖三江之間神悟所到山川草木禽魚飛
躍陰陽雨露所變現古今豪傑之跡得其精意一發諸
畫圖所至薦紳爭館于家捐重貲購請尺縑片楮如獲
重器然由是聲名焯然滿公卿間顧其言曰樗無用物
也寓言之士有稱焉畫者虛無景象也長康道子名于
今亦不卑要亦無用之用不物之物天行而神會游藝
而道存庶幾古真人之流哉因自號樗仙云士嘲之曰

仙者豈是為利邪解之曰吾未能辟穀輕舉于塵壒之表則亦惡免以此易彼自濡其身乎士笑曰若是樗非果無用者矣外史氏曰江海之士翩翩文采多伎術扼腕談神仙顧其効鮮足徵者嗟乎衆人用物之跡仙者用物之精能運其精而變化莫測往來不窮雖名曰仙奚怪焉樗仙之于畫殆悟是旨否邪不然恍罔弗可象者夫孰能象之學仙者可以思過半矣樗仙謝氏名時臣與予善聊為論著于篇

周汝衡 顧璘

周汝衡蘇人也上世善陰陽星厯之學國初徵隸欽天監遂徙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脈訣方書諸家說不究本源即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為小兒醫輒有奇効聲稱歛然時楊茂者學古大方脈醫羣工視為迂怪皆笑之獨考功王與余等數人尊信之時時賴其効汝衡好其論

議獨相與往來講究甚密益歷閩域由是吾黨並重汝
衡後楊茂死南都病家獨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
方多與衆殊指諸富貴家所饋金錢恒倍它工汝衡獨
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于用藥遇有故輒不赴
人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大率如倉公所設意
凡以重故諸人弗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不言又
善談名理及神仙幽怪家說每過士大夫言即移日多
失諸富貴人召故所獲金錢反不逮他工士大夫久益

愈重汝衡余家人病無貴賤必迎汝衡汝衡無不至藥亦皆應手効余嘗問之曰若子于醫可謂入室矣乎汝衡曰噫嘻言過矣言過矣夫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如銓者尚未能瞥藩籬安敢望堂階乎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于四氣薄于五臟動于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

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
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輔勝
命脈之所消息選物說方制于未形體微發慮決于衆
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
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含精以握樞
機汰穢葆真以固根柢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
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工巧之道
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請借事實譬言之

是故不知藥理盲投鈎試是將兵者使人以弓刺而引
矛盾射也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國所患而
寬猛倒施也尚焉得為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迹于
天下也銓為此懼於是聞召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探匕
握勺兢兢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怒者乃以慢詆安
得戶說而家告乎已矣已矣盡吾之心慎吾之術苟餬
吾口而已請勿以醫名我可也東橋子斂衽謝曰仁哉
汝衡知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治可勝量哉昔者

齊桓公欲相鮑叔牙叔牙曰如欲霸天下必管奚吾可
相秦始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
此真知將相之道者也故卒有功於人國汝衡之于醫
殆類此乎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衡為作小傳

盛少和先生

徐顯卿

太史氏曰遊于物之外者其心閑而無事其所究藝術
必精矣中世公卿亦世醫名與公卿埒曰盛氏御醫寅
字啟東生而髯侍文皇帝數賜密叙家人語上亟稱其

髯不名啟東有五世孫更精其術功被大江南北皆知
有少和先生盛翁其為人脫疎當其作癖不可控揣斯
其醫擅天下者哉盛翁諱應宗字斯因其別號少和特
著其世系顯貴與翁生平起人于阡危奇驗不可殫述
王大司寇元美誌其墓頗悉余不復贅大都翁診脈自
世所謂名醫者皆曰寒翁獨曰熱皆曰熱翁獨曰寒以
至曰虛曰實皆洞察出人意料皆曰某傷寒曰某瘧翁
獨曰不或暴死投劑一服而甦或似亡恙竟不治其生

死久近一一刻期不爽治老者輒決其自此壽幾年治婦人病已能令其有子治貧子輒密寘金卹其窶于是吳越間所尸祝而願為翁之子孫者有之翁白皙美鬚髯疎眉目葛巾白袷行山水間望之若神仙中人寒微有疾召之不待再而往劑必精至富貴有力人盛車馬迎之君不樂與周旋輒匿身狹斜或廣野中不復可踪跡久而強致之所得金帛輒隨手散盡性好聲伎有所善姬解琵琶音律翁晚節弗得是弗驩曉事者俱不即

迎致翁而預致大舫鼓樂匿所善姬要之翁輒至一大
貴人迎候浹旬始至已及門忽失翁所在蒼頭遑遽跡
之乃窺其鄰陋屋偃僂而進診窶人脈調劑已始過大
貴人大貴人恚不敢言所過人嚴奉之重于卿相已而
忽去不可留嘗中秋過大家伶優兩行盛供帳待月翁
忽去跡之乃挾所善姬拍浮石湖中奏絲竹徹旦大樂
人多謂之癡年七十餘幸內不衰瀕終屬歲除問訊相
踵翁使悉為酒屬善謳者謳歌枕而聽之樂元旦示起

色已而熟寢至五鼓卒翁天性孝友以獨身奉母姜姜病
亟到股糝羹進之遂愈既壽考終猶毀瘠逾禮嚴其伯氏
如父其閨閫間肅如也余少聞正嘉間吳中草聖曰祝希
哲其畫登神品曰唐子畏兩公當盛暑皆散髮裸飲雖以
直指使者之重臨之以傲然不屑也盛翁知有聲伎而不
知有公卿故能精其術如此彼其所托寄遠矣近來之文
章技能多不及前輩何論古人哉嗟乎翁不朽矣

二客

曾朝節

先生故多方外交慕養生家言則交運運不善病若葉松崖早能致雨病則不禳不藥能立起若劉清溪皆延致之舍至於沒齒余獲睹記二客之所為揮麈而談有足警發者焉為作傳

劉清溪者名道弘江西之高安人其初流寓桂陽州與諸賈人處閩中而不以積著自營獨持數編符篆呪誥科書所受於其師者即其文訛舛不改為謂是足以號召諸鬼神而祛邪滅祟如響州人傾信之焉先君還里

中過而遇其人喜之曰往在衡山耕將有穀乍不雨輒
半收久則苗或槁死有束手歎耳孰若以劉君居吾田
則無憂豐歉君蓋有媿同食貧使人舟載其所奉之神
像俱之龍隱日手抄其書諷誦而叩其所以役鬼神者
云旱乃為壇與之晝夜日中擁重絮以汗難易多少方
向為刻應雲將起以舌默書符篆望其方作勢運之雲
合而陰將雨矣雷電交作結幡成龍蛇形手且以令板
呼雷之名如其左右觀者見其電光著兩鬢固愈快

甚得意雨水倏而決渠併塍間矣郡苦旱嘗召之亦然
書符呪棗已疾而猶好以桃箕下神告凶吉即余甲科
名第預決于二十年前嘗語余曰吾身後當作仙余哂
之曰作仙必修鍊有道術萬一能成君何脩而能仙乎
則應曰吾乃為仙官既死數歲有村覘某者盜請其所
供神像將安座而魂附其子斥曰而安得饗吾神雷電
驟作閃鑠其戶以刀自擊其胷覘乃大恐亟冒雨奉還
之余之丙子上春官也附著于余老僕輔告以所中第

如前言真若已仙者焉余乃慨然語人曰人第患無真志乎真志為聖人則聖人矣真志為仙佛則仙佛矣劉君鄙行其教專篤白首不懈冬寒猶晨起跪念諸鬼神誥盡香一炷自粗糲外不肯置一念果足以不死豈有真志為聖人而不能者哉其嫗賢與之相守沒皆厝龍隱山原歲時為祭掃其墓

松崖葉君名伯誠徽州歙縣人幼從其親族賈真州性異慈澹於財利收本貲之直亦噤而不能出一語以是

貴家多負之貲遂盡落其販地產也主常昂其直予之
至鬻必折意蓋不屑心計會兩目病幾瞖乃從脩鍊之
士遊欲以治目脩鍊之士亦往往喜其為人以其所傳
授之最後自江東而遊衡陽所得於運氣之術功已積
久不運而能通三關以下丹田其髮如鶴其目如電其
面瑩然如玉見莫不知其為脩仙者流當先君居龍隱
山中一晤而語合凡君之術先君固稍稍用之足以不
病然不竟行余之家食病也母孺人嘗令人詰之曰君

自負有大藥坐視吾兒病安乎君即入視余臥內口授
余而病立瘥自先君沒余與諸弟遞館穀之余又迎之
京師相與處者三年君不善病然吾知其不能仙仙有
夙生胎骨名在仙籍中生而慕玄真之道一物不能入
其心異人將祕授之而祕脩之功行滿而冲舉矣故功
非偏至之積也行非一術之成也性命雙脩道術渾成
天人輻湊乃得上昇不然孰能逃五行之數哉今年冬
弟守齋書來曰葉松崖君物故矣余旣悼君之不得再

見而重嘆仙道之果難成如此

高石門 丘雲霄

世之慕曠達者皆謂嵇阮劉李諸賢得醉鄉之樂為能
養其真以成其名丘子曰醉鄉之徒乃負其不羈以俛
仰于時不得直其志乃托諸酒以自廣焉耳當其酣酒
沈著任真率出繩度以傲睨一世真若有以忘天地之
為高厚日月之為晦明古今之為久暫與萬物相忘于
無何有之鄉矣使其醒解寐寤或觸而感其能釋然于

懷邪愚謂醉鄉之徒非真樂也晉安石門子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祿之門而結霞上之居又自號曰霞居子善畫善隸草善八分書家貧性嗜酒日以飲為事遇飲輒盡醉醉則狂叫放歌由由焉任所適醉甚則散髮赤脚飄然舉舞仙幻宇宙又自號曰鬻仙子由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內時軒蓋造之迫則見之求其所能則不得蓋不欲以所能工媚也及醉則雖尋常人投

之楮素懽然揮墨任意縱橫而結構峻古意態突兀醒
則雖工意為之皆所不逮蓋其適在酒而神在醉故邪
鄉有宋子者與之善瘡歲弗愈一日造問之宋強疾移
榻就堂相見因享之酒酣宋出素請畫遂染筆寫鞠數
本倒垂懸厓而掩映于江波之間香態隱隱有飄拂流
動之狀宋子泠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
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
日瘡不復發而少瘡焉因為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

霞仙筆醉後掃丹青往往神鬼泣其妙入神態有如此者夫求樂而得所樂樂在物也樂所樂而忘所樂樂不在物在我也石門子于酒視醉鄉諸賢托以自廣焉者何如也歲癸卯行年五十疾革寧有畫舫載卮酒促其登舟者遂呼家人進之酒再飲而醉先數月武夷霞峰子卒相去千里不及有聞垂沒之日曰霞峰子先我往矣此人志在當時不酬所欲惜也聞者謂其讖語而不知其守靈不亂而能前知如此既沒聞者惜之丘子曰

孰謂忘勢分一貴賤者顧不能了生死邪夫生寄也死歸也彼不悲而人悲之不能使彼之不悲人也石門子姓高氏名澂字宗呂居于石門山貧以自耕又自號曰庖羲谷老農氏云

景榮

丘雲霄

工者景榮氏巧人也精于製器凡厥施巧雖大匠莫之喻者蓋忘于法而得之心也有索其器必越數月然後得或期年得或一二年得或四三年得遲回而出之昭

其重也命以衆之能則辭設難以困其知則勇躍窮思以應之庀于貧必窘餓然後出一器而鬻于市好事者奔之僅免則否弗病力焉一日見丘子丘子曰廣若巧則富若直何憂于貧對曰小人工于巧而不工于求富也取者弗誠我且弗輕以衆遇我心且弗樂又何枉其巧為亟亟器于家僕僕街于市雖得之如倚頓則如死于餓丘子悵然曰今之工仕者不泚若人也其幾作景

榮傳

楚人

丘雲霄

楚人有入閩業鎖鑰者居清憲河之上巨足求履于市弗可稱者乃囑皮氏為製之成持以鬻之又弗稱楚人自憤曰約而還之是不信也取而寘之是不情也終身而不履是亡禮也遂引槌鑿則左一趾噴血滿室不色變又刖其右趾雀躍于河之干濯以就履焉視者環堵而愚之楚人莫之顧傲然若得丘子聞之曰使天下皆能痛治其私以循厥度如楚人之勇焉俗其幾矣其後

丘子遭之途果無二趾

明文海卷四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傳三十三

方技

日者蔣訓

劉伯燮

日者蔣訓蜀榮昌人也訓大父萬有以術顯蜀王王好
飲酒為長夜之宴一夕忽大醉憑几而臥左右皆酣睡
几跗故可移易遷轉者臥重而沈遂斷跗併折其齒王

起大呼曰寡人何為有此左右皆起懊恨無已時左右從解曰莫非數也一從者猶記昔年榮昌日者蔣萬有故推有祿命昌取試之則已業稱某月某日某時應折一齒矣王起嘆曰術固至此乎神哉奇哉立候爽馳驛使榮昌召萬有至則館以華屋食以餘珍被以錦服自是凡一飲食一舉足必試問曰萬有云何云何成都市中一日萬有名滿四境矣後錫其子四掾皆充公家用季子竟得出身河泊所云萬有起家踰千金再傳

至訓訓受大父學能一一通解其理不為游談滇屯察馬平徐公嘗語余曰訓隆慶間譚廉訪常熟徐公祿命一一如持左券廉訪甚神之名動公卿間萬曆丁丑秋余至滇聞訓名未之見訓亦不來謁余驛察松江張公召訓見言某日應遷轉果應是日轉言某日部檄應至亦以是日至初部檄之至也余與驛察方接杯酒懼謂余曰訓固言此日至耳余曰有是哉驛察瀕行間忽病不出者旬日召訓與語訓曰狀固已陳之矣取狀來閱

果然訓確有大父風哉嗣是余與之語亦多奇中間有不然不遠矣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司馬季主固已言之矣賈誼曰古之至人不居朝廷必居卜醫之中有味乎其言哉逸史元甫氏曰世言屈原卜居篇言詹尹執策事以為徒寓言耳及讀伏羲八卦孔子演易尚象尚占尚辭又不信其為卜著事然則卜筮之作曷故哉如吾游寰中見蔣生訓者是可稱日者矣

張平山先生

朱安泐

張平山先生者大梁之畫史也諱路字天墀世為聞家先生竒姿英發雋邁絕倫身軀短小而雙瞳炯然初習舉子業即于書案之上或課藁之末畫人物山水之狀弱冠考入郡庠為弟子員屬文雋永為時輩所宗爾乃清介持身忠義自許慨然有經濟之志既屢舉不第是以棄置舊學專精畫理觀古人之舊蹟遂能神解得其六法其氣運生動乃自得于天成也作人物山水花竹

翎毛俱入神品始倣王諤之縝細人物衣紋用游絲筆
後喜吳偉之豪邁山水樹石之飄逸而自加渾厚遂
方駕前人自以名家也以膺例入太學其名傾動京
師大司馬李恭簡公尤喜之延于賓館一時公卿貴
游造之者無虛日也得其一幅數筆寶之以為珍玩
焉先生欲覽勝探幽舒豁襟抱于是東游海岱登日
觀謁闕里訪先聖之遺風南涉江湖躡金焦探禹穴
慨時物之變態至于巖壑之嶽岑源泉之濤湧樹石

之交錯禽魚之翔泳必凝睇久之乃展縑素默坐構
思神會意到則揚袂而起落筆如造化之生物而無
窮也先生既歸豹隱林藪布袍芒履逍遙物外未嘗
以塵事嬰懷平生不樂造請足跡不至公門當路者
欲得其畫必拜先生之廬先生亦不答謝嘗有監司
以勢位加于先生欲得其畫先生避去之監司怒欲
中以危法先生怡然俟之監司亦莫如之何也時過
親友之舍人皆預陳楮墨先生劇談浩歌引滿舉白

興到輒作一幅凡四方求畫者若韻人佳士無不應
之有以貨財至者必却之嘗云畫乃士君子遊戲翰
墨耳豈可以貨取哉毫郡考功薛公蕙精于內典請
先生畫佛贈之以詩云江夏吳生久物故畫手人間
無獨步爾來張子出大梁又見丹青照縑素奈何絕
藝多自惜未許千金換真跡高士飛揚不易馴貴人
造請空無益遙聞病叟耽玄理為畫釋家兼大士貫休
羅漢殊未工虎頭金粟真堪擬精舍安居伴白雲玉毫

瞻禮對爐薰他年負入深山去應寫伽佻重贈君噫先生之為海內聞人之所推重如此也先生暮齒高卧謝客年七十四歲終于家焉余與先生居止接近氣味頗同乃以弱息妻其季子柯有忘形之契焉常與先生評品畫理至於夜分先生每嘆古今之畫賞鑒者絕少蓋不能畫之人多而能畫者少故也且不識字之人必不能讀文章觀法帖不能畫之人豈能識畫哉間有天資之高者不過觀其大槩而已至于用筆之老嫩開墨之

清濁則不能盡知矣其運用之際若扁匠之斲輪庖丁之解牛有出于筆墨之外者矣嗚呼自先生之歿也余株守一室無復心賞矣每玩其遺蹟未嘗不興惠子知我之歎也其嘉遯之跡邁往之行余恐久而遂湮聊括其素履而為之傳云

逸史氏曰東方朔為歲星之祥李太白有長庚之兆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蓋山川之靈異必產拔羣之軼材昔我太祖高皇帝削平元季之亂車駕至大梁望城

外東南之繁塔有王氣命軍士夷其巔使與城平嘗聞
故老云有異人過而太息語汴人曰此塔乃狀元筆此
地當生一狀元今禿其峯矣其生名畫手乎先生祖塋
在塔之左遂鍾其秀而為一代之名筆雖使顧陸復生
先生亦可居伯仲之間也

鮑奕士

侯一廉

侯子曰古今論奕數多矣余獨愛班氏奕旨而參以鮑
君之奕蓋天性焉鮑君以此游京洛名顯當世鉅卿大

夫之文其游揚至矣余曷以言哉然余與君同里聞知君平生竊自以有闕而諸論者未備云夫鮑君奕遇敵絕矣然尤讓子其讓子以少擊衆始拙顧益竒初行往往為陣不求生道聽敵人環之也譬則全燕困即墨趙空壁背水旁觀者共危之然今之奕者類多竭外而罷內者也君用批亢擣虛之策設開戶突圍之竒須臾亡者存死者生庖丁提刀而躊躇工倮旋指與物化斯忘適者也四坐愕然變色嗟嘆曰藝蓋至此哉君算勝什

九不勝什一亦蟻空潰隄忽不容髮然其徒手震匈奴
李陵之奇反旗鳴鼓走仲達諸葛之威孰知君不勝猶
勝也豈肯從風而靡哉君懷沈澹飲醇啜醕陶然一醉
有勝負兩忘之德處人不辨涇渭默而識之其游嵬巾
博服華矣居家顧勤儉桔槔灌園察雞豚事其尊人惟
謹諸弟宴貧君游所得百金盡散之此其孝友有足稱
者昔毛公薛公藏于博徒賣漿者卒賴二人危言以感
魏公子彼能為人謀者能自為者也以余所覩鮑君蓋

毛薛隱而有得乎藏用雌守者非耶嗟乎鮑君非奕士也

馬又如何偉然

馬又如薛某慕司馬相如之風流因字又如家金昌固婁東產兩浙三吳間有星術游大人號小喬者其祖也父某承大中丞郵命疲于車塵馬足死于燕大中丞憐之舉又如代庖于是吳楚燕趙之間又有又如蹟飛騎雲奔飽五方之霜露晏然自得不得辱命以承先志窄衣

小袖長刀大弓豪于五陵少年客訪二施君于雞鳴山
寺二君津津談馬又如又如名始布擅長鷓絃婁東絃
索一道為海內絕唱本願婁東不得不佳客因慕之及
遇諸山寺見其目光洞矚當是曉人遂捉酒促歌以慰
所聞雨夜寒燭之際淒音悲調不堪多聽遲之白月吐
山碧光流樹班荆席地清奏動人與雨夜若出二手矣
方其絃手未附飛音流響之趣會之入意之先于是一
奏情深宛然神遇或細如髮或溜如溪或如雀之唳松

而濤急或如鶯之嘯花而雨紛絲肉不辨宮商各安所
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到此無非自然矣寒樹為之支
影孤鴻為之鼓寒即宋廣平鐵心且為之消鑠況有心
之羈旅乎而不為之激而欲吐乎拈題賦贈倏忽成卷
時六院爭高于聲歌有沙姬者憐其聲偶以茗餉又如
若不勝情西吳朱生有輕分小鳳團人易別月空圓之
句諷之又如且以卑技無品每一曲罷必借文詞掩之
若絲可斷竹可破及興發而好弄如常矣

仙郎曰技到妙處皆足不朽何必騷詞倘李杜元白有
可挾以自尊寧沾沾于韻字為獨恐爭長者才一拊絃
手口自相胡越令人擊玉磬以清耳則不若扯幾句歪
詩或可冒山人之名而掩技士之歎也至于青樓之目
挑手語自是常局相如之于文君多少作用豈專在琴
中一曲乎茗椀可欣則渴消亦易事茂陵之病何取
金莖露乎又如當自廣矣子願又如明月山頭一唱三
嘆和子晉之笙驕孫登之嘯以寄其咸池洞庭之思無

以三寸管揣元摩白以自愚也

宋劉太常

郭萬程

劉太常者名詵字應伯福清縣北里人也其先黃跡裏洋人宋初天錫大中祥符進士終大理丞知賓州再從之姪處約皇祐進士終殿中丞詵其伯子也熙寧九年進士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元年置講議局以大樂之制不協博求知音之士詵通音律為講議檢討官三年罷講議司進軍器大理丞四年新樂成賜名大晟

專置大晟府有典樂官詵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
作之音故委以曲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
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于高急曲調之
詞至于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於音尚徵制
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
下裁取帝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為君
臣相悅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為朕典司之
大觀頒大晟樂于天下及脩樂書政和班新燕樂新徵

角二調已經按試者令大晟府刊行詵之所制也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召詵按于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鐘叩之果應又曰鐘聲之無餘音不如石聲詩曰依我磬聲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益諧其時主講議司者蔡京領大晟府者京子攸也而主樂者方士魏漢津詵獨正樂于其間為難歷宗正鴻臚終太中大夫太常寺少卿時置禮制局故所著有續因革禮其時元祐間海口鄭叔豹上宗祀明堂制及

配享冕服之儀與兵器圖凡叔熊亦好談兵王安石有詩送之歸闕而言其低徊于詩書云其先皇祐進士林開為祕書給事所傳者五命祕訣一卷崇寧而後林搏者字圖南古屯人也鄉人目為九峰公或云舉八行入太學政和五年特科授楚州參軍不赴退隱于靈石之九疊峰好聲詩鼓琴有詩一卷琴譜三卷常學琴于皇甫道士道士却之歸至餘杭聞道士死涕泣嘔血不食曰嗚呼此音絕矣不遠千里返吊未入門而慟時道士

無恙感其意因授之其性豪逸有以琴謁即攜出戶遇
可意者即為一鼓帝三召入內為鼓悲風一曲帝惡其
名而罷後改為碎玉蓋帝性機巧多技藝修禮樂為彌
文窮極淫樂佳兵喜禍天變民怨故鼓悲風其意深遠
矣未幾北轅而為南渡紹興末林昌言字俞仲漁溪人
也令惠安用日者張仁作漏室以天地相去凡八萬一
千三百九十四里周天凡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
里日月循環冥冥難測皆不逃乎涓滴為籌三十有八

以驗晦朔弦望遲疾出沒無差毫釐亦博物君子也有
張宏圖字巨濟場前人也精于星厯常謂宋禮多舛著
大禮說及萬言書大槩言天皇神位不當在五帝下火
德當尊之祀大火當尊之星五官之神居壇上為非蓋
紹興熒惑數凌犯而多災二年雖詔祀大火而其義未
明也故詣闕上之焉自十九年金犯土宿占太子不安
于是秦檜有動搖之謀二十八年閏六月丁巳火犯木
占冊太子有大赦明年始正太子名三十二年正月戊

寅星行入太微垣占軌道吉天下喜有赦五月乙未木
順行入太微垣占同既望月重五輪六月太子受禪宏
圖上書之次年復上書論太子星及皇嗣蓋其末年也
乾道五年縣之林栗為太常少卿乞祀大火詳在其傳
中縣稱二太常為詵與栗也蓋宋主火德詵以樂請栗
以祀請故宏圖亦言之矣慶元六年四月癸巳火土合
于室及火犯土占為憂大人惡之女子當之于是慈懿
皇后李氏光宗皇帝繼崩嘉泰間宏圖復上書以慈懿

太后攢陵在湖曲脩吉寺而湖上張樂宴游豈履霜露
之義帝感悟沈御鷁于水時宏圖既賜為保義郎又轉
一秩旌之自是西湖絕清蹕之聲矣帝信羣小啟兵釁
又兆北轅之基而幸以節儉不即敗故宋人之詩曰龍
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二十餘年安靜裏棹
歌一半在康衢宏圖之名因以顯矣有大全集其傳無
聞博傳漁溪市陳杰字希古市當置郵中多停驂問希
古者又有彌陀陳克勤善鼓瑟通韜鈴遁甲諸書而尤

長于詩詞林文韜者字宗孟上井人文昭之弟也文昭能解經而文韜善星數嘗論史記與漢書皆稱太初元年丁丑歲而二說不同者史記顓帝歷漢書黃帝歷而有歷集其于搏宏圖並時先後無攷詵之弟詢為太學博士子彥適試別頭第一廣西經畧使知徐州彥適之姪孫潮判潮州沐為提榦潮之孫應東賓州教授皆進士北里後也而其族居海口鍾門什洋大湖松林者進士六人特奏二人武舉二人無有傳其業者居永東里

招撫使同子死難于宋亡元有應竹字友直居縣西門
廬母墓所居門楣及墓前石產芝焉武夷熊禾有詩紀
其事蓋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則自詵先之矣

郭萬程曰夫言六藝禮樂大矣詵職太常固其任也嘉
定間袁州教授孫禮輿作禮器圖記林護制分獻官及
士服皆縣人于司存而謂之知禮矣蓋詵世忠孝故獨
著之焉

王曉山

何宗彥

太史公曰聖王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余讀其言而心躋之蓋天下事有開必有先有株榦必有萌蘖聖人假卜筮以要潔于精神之微而逆睹其吉凶之兆如詩書所稱引左丘明司馬子長所紀載蓋已彰明較著矣後世脅儒失易之理而求之數昧著之用而索之影卦非無一二偶中而其言悠謬無所遵馮世人貿貿然不知所之往其日久矣余聞新安曉山王君善揲著往往奇中券之後日如目睹其子遠從余

遊因得其詳而橐筆為之傳焉君諱顯祖祁門人唐兵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太獻公之二十四世孫也父宣母汪氏生君于正德壬申幼穎異受易湛淫顓篤久之得聖人作易之指謂著神物也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故聖人重之何後世廢而不占也遂撰著合繇辭以卜吉凶什不失一徽州故無白糧蘇人飛與之令尹尤君不忍民之重困偶然欲力爭迎君問卜君決其必濟令氣百倍正其籍倭由浙寇徽羽檄如雨邑民皆蒼

黃欲竄山谷自免矣令尹錢君同文問著于君君得占
喜見眉宇曰寇第至界中不擾境內也令與民故信君
遂安堵如故竟如其言孫令尹光祖治邑時會歲六月
大旱一邑皇皇禁門清龍不應令計無復之就君卜得
需君曰孟秋四日大雨屆期風雷暴作四履霑洽大有
年君所為卜蓋有超于象外悟于繫表者惜其繇詞不
傳假令筆之側理將與左傳諸繇及漢大橫之兆熠燿
千古矣邑之人至今說君之奇感君之德相率建特祠

春秋盼嚮於無窮豈非司馬季主丘子明之流耶君清方
不苟事母孝得其驩心待人有終始三令尹折節下之卒
不干以私也遇恩例有司為樹棹楔旌其門卒於萬厯庚
寅享年八十子遠精長桑之術有父風其孫曾未艾云

贊曰王者代興皆重卜筮以決於天命賢如宋忠賈誼
猶然簡賤之何也豈三令尹賢於二子耶蓋功見言信
著于丹青與邂逅立譚者自異耳嗟乎一布衣術數之
微猶令人思之不已復戴高履撫為人人造命則尸祝

可勝道哉余于君重有感矣

湯琵琶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曾貧無妻門前有石楠樹一株構茅屋奉母以居事母甚孝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曾曰免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蔣山人獨傳其妙周藩有女樂咸習其技罔有善者曾往學之不暮年而成聞于王王賜以碧鏤牙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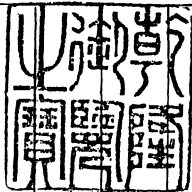
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哀笳十八拍激楚動人王深
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曾由是名著大梁間所至狹
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曾頗自矜重不妄為人奏後
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
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
令曾為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大雪至榆關馬上聞
感策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是夜宿酒樓不寐彈琵
琶作感策聲聞者莫不隕淚及旦一隣婦詣樓上曰君

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
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箒為君婦曾曰若能為我事
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曾名使人聘之居楚者
三年偶泛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曾匡坐彈洞
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
入蓬窓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曾
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索婦而婦
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

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而聞猿啼何也吾殆
死但吾死魂魄不即逝者以久不聞郎琵琶聲與郎一
訣耳倘歸為我一奏于石楠之下曾聞母言掩抑愁痛
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不復彈
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其生平所
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戰鬥與夫愁人思婦
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
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

墮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軫石王子曰戊子秋予乞食遇曾公路浦已不復見曾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曾曾在土銜中作食奉

匕筋于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曾仰天嘆曰世鮮
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之岸矣予凄然許
曾立傳越五年乃克為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嘆息
于知音之寡者獨曾也乎哉



明文海卷四百十九